說帖



戴

湖廣司奉 道光八年分卷上

大人交核湖北省題李時富因不還伊伯母李周氏毡條並欲私借會錢致李周氏自縊身死一案 職等查此案李時富因李周氏係伊已故胞伯李良啓之妻分居各爨有族人李潮榮借用李周氏紅毡二條托李時富順便帶交李時富携回家内未經送還又族人李良元前因於李時富等未經分析之前曾向其家邀集錢會立有會簿係註寫李時富名字迨後分析議將李良元應還會錢二十五千分給李周氏

収取李時富因有急用欲私向李良元暫時挪借即
将會簿携回冀圖借用嗣李周氏往向李潮榮索討
毡條李潮榮告知已托李時富帯還隨同李周氏至
李時富家查問李時富僅取紅毡一條交給其餘一
條稱欲存留借用因李周氏不允即捏稱公衆有分
應得使用致相爭論經李潮榮勸散李周氏復查知
李時富私向李良元借伊名下應収會錢欲向理論
值李時富外出李周氏即在其家生氣嚷罵經李時
富之妻戴氏勸回詎李周氏因李時富捎留毡條並

私借會錢心懷氣忿投繯殞命查李時富將伊伯母
李周氏氈條揹留不給並欲挪借伊伯母應收會錢
致伊伯母氣忿自盡核其情節該犯于強留氈條之
時僅止與李周氏互相爭論其圖借李周氏會錢亦
未借得李周氏向論時該犯又未在家並無逼迫用
強情事未便照逼迫期親尊長致死律擬絞惟李周
氏之自盡究因該犯揹留氈條不還及欲私挪會錢
所致自應比附酌減問擬該省將李時富照逼迫期
親尊長致死絞候律上量減擬流情罪尚屬允協似

可照覆是否仍候

欽定

戴

陝西司奉

大人交核甘肅省咨趙灼教唆趙玲誣告李本智等毆溺伊妻徐氏以致屍遭蒸檢一案 職等查例載誣告人命致屍遭蒸檢審無挾仇止以誣執傷痕誣告蒸檢者為首發近邊充軍等語此案趙灼因族弟趙炩之妻徐氏與李本智等爭灌渠水被李本智掌批腮頰徐氏氣忿自投水渠殞命經趙炩歷控檢明擬杖詳結尚未發落趙灼誤聞徐氏身受多傷恐非自溺慫恿趙炩捏砌被毆後丟入水溝淹死等情翻控

以致屍遭蒸檢查趙灼係徐氏之夫趙妗族兄與徐氏並無服制應同凡論該犯教唆趙妗翻控致屍遭蒸檢自應以該犯為首依凡人誣告人命致屍遭蒸檢審無挾仇止以誣執傷痕誣告蒸檢例擬發近邊充軍該省將趙灼依尊長誣告人命誣執傷痕蒸檢卑幼屍身例擬流加徒是將應以凡論之犯而牽引有服親屬之例係屬錯誤應請交司更正至趙妗聽從族兄趙灼翻控致蒸檢伊妻徐氏屍身自應照親屬律有應抵之條誤執傷痕告官蒸檢例問擬係與

鈞

為首之趙灼首從罪名各別應各依本律首從論該
省將趙怜依為從例擬以總徒四年係屬照例辦理
應請照覆是否仍候
定

[illegible]聖宫
筆[illegible]館

江蘇司

謹查江蘇省咨陸象賢因與季明周素無仇葛央媒欲聘其女大寶姑為妻未成陸象賢即起意搶姦成婚隨揑以曾經聘定季明周嫌貧悔婚之言央素好之吳瑞觀等相幫搶娶胡瑞觀等信寔允從幫同將大寶姑搶出陸象賢欲與花燭成禮大寶姑哭鬧不從陸象賢畏懼將大寶姑送回並未成婚該省因並無夥衆搶奪婦女旋因畏懼送回治罪專條援引嘉慶二十年安徽省審辦宿州匪犯馬啓安夥衆搶奪

路行婦女仲周氏等旋即交還比照強竊盜知人欲告而于財主處首還減等之律問擬亦將陸象賢比依強竊盜知人欲告而于財主處首還減等之律于聚衆夥謀入室搶奪婦女為首斬罪上減二等杖一百徒三年等因查強奪妻女最關婦人名節一經搶獲即屬已成雖畏罪送還並未姦污究未出首到官與強竊盜首還事主財物者迥別自不得比照自首問擬致滋輕縱該省援照安徽省馬啟安成案並非通行案件不得援以為據第例無治罪明文自應比

鈞

附酌減問擬陸象贒應比照強奪良家妻女中途奪
回及尚未姦污者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定擬例于
聚衆夥謀入室搶奪婦女斬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
三千里是否允協仍恭候
定後交司遵辦

江蘇司

陸象贒

[illegible]

筆[illegible]館

廣西司奉

戴大人交核廣西省題閆十三仔毆傷族叔祖閆正建身死一案職等查例載十五歲以下被長欺侮毆斃人命之案確查死者年長兇犯四歲以上而又理曲逞兇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聲請恭候

欽定等語是辦理幼孩斃命之案總視其是否被長欺侮為斷如死者並非理曲逞兇又無欺凌情狀兇犯雖年未及歲仍應按律擬抵不准聲請若死者寔係恃長欺凌雖係老人兇犯既年在十五歲以下自應照

例聲請檢查嘉慶十七年核覆直隸省題高隨山年僅十四因赴廟避雨有年逾七十之高更見伊衣服淋濕不令同坐將伊推毆該犯理論高更從背後將伊抱住欲行摔倒該犯情急咬傷其左右手腕潰爛殞命將高隨山擬絞聲請減流收贖在案今閆十三仔年甫十四因與年已七十六歲之無服族祖閆正建有公共塘水溝一道閆十三仔因見溝內有魚前往刨溝放水捕魚閆正建瞥見恐溝水放乾當向斥罵閆十三仔分辨閆正建舉掌向毆閆十三仔跑走

鈞

問正建追赶問十三仔轉身拾石嚇擲適傷其左耳
根倒地殞命核其情節死者雖先向追毆惟恐因該
犯放乾溝水向其斥阻不得謂之理曲核與辦過高
随山之案不同未便援例兩請該省將該犯仍擬絞
抵似可照覆是否仍候
定

臺臣宮
年喔館

四川司

謹查四川省咨傅兆來因偷賣伊父傅功茂膳穀被伊父查知訓責該犯出言觸犯經傅功茂呈首發遣廣東陽江縣安置該犯被父呈首後追悔無及至配日在思念伊父欲回家省視乘間脫逃尚未抵家旋被拏獲並據伊父傅功茂呈稱伊大子二子三子出外多年杳無音信五六兩子均已病故伊年老孤獨無人侍奉該犯現已改悔願將伊子領回自行管束等情查觸犯擬軍之犯定例恭遇

恩赦准其查詢犯親願否領回其未經遇
赦者向無查辦之例今傳兆來被父呈首至配後追悔莫
及日夜思念伊父是以脫逃回家省視而傳功茂因
諸子或外出無音或以病故現在年老孤獨無人侍
奉該犯既已改悔顧將伊子領回自行管束求免發
遣雖例無明文而衡情酌辦似應准予釋回以遂其
烏鳥之私惟查
赦典章程內觸犯擬軍查詢犯親情願領回者即行減等
照徒犯親老留養例枷號一個月杖一百傳兆來自

鈞

應仿照此例枷責准其存留養親並比例彙奏是否

仍候

定後交司遵辦

傅兆來

山東司

查律載放火故燒自己房屋者杖一百延燒官民房屋者杖一百徒三年又例載挾仇放火延燒未傷人者為首擬斬監候為從發近邊充軍如當被救熄尚未延燒為首枷號兩個月發近邊充軍為從枷號兩個月杖一百徒三年若挾仇故燒空地閑房及場園堆積柴草等物者首犯枷號兩個月杖一百流三千里如係孤村曠野並不毗連民居閑房及田場積聚之物者杖一百徒三年為從各減一等當被救熄尚

張建彪

未延燒者又各減一等各等語例內挾仇放火延燒房屋及空地閑房場園堆積柴草等物只分別已燒未延燒科罪是火已燃而當時被人救熄則謂之未延燒若已將房屋場園燒燬自應依延燒問擬未便拘泥延字之義強為牽混此案張建彪因與張博涉訟張付兆代張博作證有嫌起意糾邀其弟張隴彪等放火燒燬張付兆房屋十餘間並未傷人該撫洛稱詳核例意究徒挾仇放火以曾否延燒定罪名輕重惟細繹延字之義由此及彼謂之延律稱燒自已

房屋延燒官民房屋是延字係指延及鄰居而言例
稱挾仇放火不曰燒燬而曰延燒似亦以燒及鄰佑
始謂延燒則並不毗連民居之閑房其無鄰佑可知
何以本條例內又有故燒曠野閑房分別已未延燒
減等定罪之文由此參觀則例稱延燒又似專指被
害者之一家而言律文例義而相淆混張建彪等放
火故燒張付兆住宅究與延燒鄰佑屋者有間未便
遽照延燒例定擬而房屋燒至十餘間該犯意所欲
燒之家業已深被其害則誅心定讞似又與甫經點

放當被救熄尚未延燒者情節較重究竟例稱延燒是否確指燒及隣居而言抑被害之家被焚房屋而間以上即應照延燒例治罪例文未經分晰指明引斷恐致出入并請於例內添註明晰以資引用咨部示覆等因查放火故燒自已房屋因其害未及人故止杖一百若至延燒官民房屋害雖及人而推原其放火之心止欲自焚而已故止坐滿徒至挾仇放火燒人房屋其心叵測其情尤為可惡若仇家房屋已被焚燬快其私忿即難以隣居房屋尚未延燒曲為寬

棫令張建彪挾仇放火延燒張付兆房屋十餘間自
應依延燒例問擬且例內分別延燒及當被救熄尚
未延燒等句即係指明已燒未燒之意本屬詳明該
撫咨請於例內添註明晰以資引用之處應毋庸議
應令該撫將張建彪一案作速審明按例辦理可也



山西司

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此案黃廣娃因伊嫂高氏性愚手拙好喫賴做常被伊母打罵高氏怨恨屢欲逃往娘家並尋死上吊均經黃廣娃同父母找尋解救已非一次嗣高氏因紡線不勻又被伊母責罵私自逃走經黃廣娃找回伊母拿木棒將高氏毆傷黃廣娃勸息後黃廣娃至高氏炕台下從窓眼見高氏手拿麻繩又欲上吊黃廣娃撥門進內因高

氏屢欲尋死何能時刻防備觸起被隣佑賨汰倉爭
毆控責之嫌起意圖賴向高氏聲稱不如到賨太汰倉
門首去死我還替你託副好棺材裝殮之言慫恿高
氏應允携帶麻繩先走黃廣娃知賨汰倉家簷高恐
難拴繩順拿小板凳隨後跟至賨汰倉家巷口將板
凳交給高氏恐人撞見走回高氏旋即自縊殞命該
撫以本人原欲自盡旁人代為下手律例並無明文
將黃廣娃比照謀殺人從而加功罪上量減一等杖
一百流三千里咨部示覆等因本部檢閱供招詳核

案情該犯因伊嫂高氏時被伊母毆責屢尋自盡均
經伊等解救嗣高氏復被伊母責打欲行自縊該犯
瞥見乃並不解勸輒以如欲尋死不如到伊仇家實
汰倉門首自盡並可圖賴棺木裝殮等語向告並指
其上吊處所為其携帶板凳墊腳策畫周備是高氏
之投繯雖由先自起意而其畢命寔由該犯慫恿所
致況高氏既係其姑責打自盡若果飲恨于心正應
在家自盡以拖累夫家洩忿何肯反聽夫弟之言移
禍於人其中難保非該犯起意謀斃圖詐陷害即使
黄廣娃

伊嫂果係迫不欲生自尋短見而該犯既指明上吊
處所並為携帶板凳則其代縊加功情事尤屬顯然
所供並無幫同掛吊之處殊不足憑且謀殺人造意
及加功不加功律例界限判然更不容稍事含混案
情既未審確未便遽該犯避就供詞巧為援引比附
擬罪致滋出入應令該撫另行嚴訊務得同謀致死
及有無加功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可也

直隸司奉

大人交核直隸省洛孟如昆被王黑兒擾害揉扎王黑兒兩目身死一案　職等查例載兇惡棍徒生事行兇擾害被害之人登時忿激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殺非登時仍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等語此案孟如昆因王黑兒屢次平空訛詐竊人雞隻放火行兇人皆側目王黑兒向孟如昆強索蘿蔔食用孟如昆回覆王黑兒持刀不依經人勸散嗣王黑兒憶及前嫌飲醉復執尖刀赴孟如昆家嚷罵拚命孟如昆

因被無辜擾害主令伊子孟陳倉等乘其不備奪獲尖刀將王黑兒揿按倒地用麻繩將其手足捆縛聲言送官究治王黑兒肆詈復言將來殺伊一家孟如昆氣忿起意將王黑兒兩眼扎瞎免致被害即令孟陳倉等揿按用針將其左右眼睛扎傷復用石灰揉擦致王黑兒兩眼俱瞽經人勸釋王黑兒越十二日因傷殞命查王黑兒屢次雖索赴該犯孟如昆家持刀罵鬧因係行兇擾害罪人惟該犯既令伊子孟陳倉等將其按地用繩捆縛為時已有間斷乃並不拘

執送官輒因其辱罵將其兩眼揉扎致斃係捆縛拘執而殺並非倉卒忿激致死自不得以登時論且殺姦案內捆毆致斃者例應以非登時論殺死棍徒及強姦罪人事同一例未便辦理兩歧該省將該犯依登時忿激致死光棍徒例擬以滿徒殊屬錯悞罪闗出入應令該司駁令該省另行改擬是否仍候

欽定

直隸司

孟如昆

笙嶧館

戴

江蘇司奉

大人交核江蘇省咨孫喜因報復父仇砍死張秉禮

一案　職等查律載父母為人所殺而子擅殺行兇人

者杖六十又例載父母為人所殺兇犯當時脫逃未

經到官後被死者子孫撞遇殺死者照擅殺應死罪

人律杖一百各等語此案孫喜因張秉禮與伊父孫

泳玉口角爭鬧用木塊將伊父毆傷身死孫喜當欲

報驗張秉禮央人處和孫喜不允張秉禮揚言欲將

孫喜一家殺害滅口孫喜因張秉禮素日強橫若不

依允必遭毒手勉強允從張秉禮當買棺將孫泳玉
殮埋念經超度孫喜暫時隱忍欲圖乘間報仇將其
殺死因無隙下手嗣隔年餘孫喜探知張秉禮赴村
集有事當拿斧在該處等候一更時見張秉禮走至
即揪其髮辮用斧連砍其右脊背等處殞命該省以
該犯為父報仇擅殺行兇罪人律止杖六十惟該犯
先不報官遽聽私和將該犯依父為人所殺而子私
和律杖一百徒三年等因查孫喜因伊父被張秉禮
殺死本欲報官追張秉禮央人處和猶不允從後因

張秉禮有欲將伊一家殺死滅口之語該犯畏強暫時隱忍是其勉從之時已蓄有報仇之意與棄親忘仇私和者不同即張秉禮為伊父買棺殮埋念經超度亦非受財可比該省將該犯依父為人所殺而子私和律擬徒是皆迫於強悍勉從私和旋復報仇之案而引甘心私和之律未免情輕法重惟該犯事後並不報官於事隔年餘始將兇犯殺死與視父仇不反兵而鬥者其義稍有未符依律擬以杖六十未免過輕衡情酌斷孫喜應比照父為人所殺兇犯當時

江蘇司

孫喜

脫逃未經到官後被子孫撞遇殺死者照擅殺應死

罪人律杖一百例擬杖一百是否仍候

鈞定後交司遵辦

奉天司

謹查吉林將軍咨李青山誣竊拷打良民王景祿等致傷將李青山依良民誣指為竊捉拿拷打例擬發邊遠充軍聲明該犯親老丁單可否准其留養聽候部議經該司以李青山係誤聽事主懷疑拷打與有心誣良嚇詐者有間准其留養等因　職等查李青山身充捕役乃輒聽事主之言將無辜之良民王景祿等捉拿逼認拷打致傷雖無嚇詐情事惟係捕役控竊拷打良民情節較重應不准其留養是否殺毆傷

奉天司　王建得

義翁律例均無治罪名文惟比引律内有姦義子婦
比照姦緦麻以上親擬徒之條若將調姦義子之婦
亦比照調姦緦麻以上親例擬以滿徒又與已成姦
者罪名漫無區別自應比附量減問擬至拒姦毆傷
義翁與毆傷親翁不同例内子婦拒姦咬傷親翁尚
止應依律問擬奏請釋放義子之婦毆傷調姦義翁
其義翁調姦之罪既得以親情稍殺量從寬減則拒
姦毆傷之罪自應予以勿論以昭平允該司將王建
得比依姦義子婦滿徒律上量減一等擬以杖九十

徒二年半王氏照凡人毆傷調姦罪人例勿論均屬

允協應請照辦是否仍候

鈞

定

直隸司

查審理差役逼斃人命之案較辦理尋常人命尤應倍加詳慎方成信讞此案王貴賈中魁充當清豐縣快班散役縣屬楊家樓村監生史添培朱宗堯輪充泰山廟會會首該縣恐有匪徒滋事票差壯役朱魁閣前往巡查朱魁閣轉邀該犯賈中魁幫同訪信有陳家村人陳誠同父同往會場在戲台邊搭棚拾糞適台上被風吹落葦箔一張被陳誠撿拾史添培等找尋無獲賈中魁因與陳誠相熟邀素識之王傑同

赴陳誠棚座內談時陡起大風陳誠即取所拾葦箔
遮圍棚外並取出買得紙牌邀允賈中魁王傑抹賭
適史添培與鄉長盧瀛儀地保朱萬羣經過瞥見棚
外葦箔認係臺上遺失原物即入棚內斥說陳誠不
應竊去陳誠分辯史添培即令朱萬羣等搶去紙牌
並將蓆片拆毀陳誠不依爭吵史添培赶向毆打賈
中魁不服攔阻斥其強橫史添培遷怒喝令盧瀛儀
等捆縛賈中魁兩手并將強勸之王傑一併捆住賈
中魁等被捆詈罵史添培喝令朱萬羣用木柄鐵鏟

毆傷賈中魁左脚腕並王傑左右脚踝拉至村廟内關禁各散次日朱魁閣查問賈中魁即以史添培攔阻陳誠賭博吵嚷伊向喝阻史添培疑護並疑王傑同夥致遭捆毆之言捏告朱魁閣誤信赴縣具稟史添培聞知隨携槍獲紙牌往邀朱宗堯盧瀰儀朱萬羣進城控告賈中魁得規包賭隱匿捆毆情由該縣以史添培所控與朱魁閣稟詞互異喚訊史添培僅供捆縛不認毆打該縣因供詞閃爍時已昏暮不及詰驗諭令快役王占魁和得珠將史添培等看押王

占魁等將史添培等四人領至空閑官房借做下處
時黃貴並賈中魁表弟雇給頭役王占義寓内做飯
之羅義升在屋坐談王占魁告知情由當令史添培
朱宗堯在外院東屋居住自往巡查黃貴因賈中魁
係同班散役突被捆毆心生氣忿即向史添培辱罵
史添培畏兇不敢嘖聲欲喚朱宗堯出避羅義升亦
以史添培將伊表兄捆毆同懷忿恨攜凳攔門坐住
不許走出并向混罵史添培被罵臥炕歎息黃貴以
史添培人尚可欺又與羅義升向罵移時始行聽息

黃貴將身携小刀解放總戶臺上次早黃貴等先後
起身出去另有張振九進屋看守王占魁等聞該縣
黎明赴鄉驗傷並未回廒自赴縣署伺候該縣諭令
值堂差役傳齊刑作下鄉相驗該役即至署前大聲
疾呼史添培聽聞聲言被捆之人諒不致死何須仵
作相驗心生疑惑面有愁容張振九與朱宗堯先後
赴院出恭史添培忽懼交加即取黃貴存放小刀解
衣自扎心坎并刎傷咽喉朱宗堯等趋視史添培已
不能言語越十一日殞命該護督等將黃貴等分別

擬以軍徒杖枷等因咨部本部查核案情如賈中魁
係朱魁閣邀往幫同訪緝匪徒之人何以轉聽陳誠
相邀與王傑在陳誠所搭蓆棚抹牌聚賭若非該犯
倚恃縣役因値廟會搭棚開場聚賭則係匪徒聚賭
抽頭該役等得規包庇史添培所控得規包賭未必
全屬無因至史添培在王占魁下處看押自戕身死
更難保非王占魁等私設班房黃貴等又復藉端訛
索挾忿凌辱致令忿迫難堪因而自盡賈中魁朱魁
閣亦難保無主使情事原咨內黃貴所供因史添培

人尚可欺一語已係該犯等恃役藉端逼勒詐贓之
左券而死者自戕之兇器又即係該犯黃貴身佩之
小刀原驗屍傷史添培究係何手持刀能否屈伸咨
內並未聲叙是史添培究竟是否自刎本難輕信況
史添培自戕之時看守之張振九同押之朱宗堯均
先後赴院出恭是時屋內並無一人史添培受傷後
已不能言語又安知非該犯等因勒逼詐索不遂恐
其當官供出潛行致死滅口原咨所稱史添培因聽
聞傳喚仵作相驗之時聲言被捆之人諒不致死何

須仵作相驗心生疑惑面有愁容一節即可見史添培當時不過疑惑生愁不但並無欲死之心亦無寔在愁急迫不欲生之狀何以遽爾輕生是其另有致死別情已可概見案關衙役逼斃人命疑竇叢多罪名大有出入本部難以率覆應令該護督遴委賢員覆鞫務得確情另行按例妥擬到日再議可也

戴

山東司奉

大人交核山東省咨道光六年冬季分外結徒犯内李輝藉差索詐石文普錢文一案又劉虎且毆傷無服族孀劉鄭氏成廢一案 職等查緝役李輝藉差索詐石文普京錢二十千計贓十兩罪應滿徒該犯係孀婦獨子雖屬蠹役詐贓惟罪止擬徒與蠹役詐贓十兩以上擬軍例應不准留養者有間該省將李輝准其枷責存留養親尚屬允協似可照覆至劉虎且毆傷劉鄭氏成廢查劉鄭氏係劉虎且無服族孀劉

虎日將其毆傷成廢係卑幼犯尊長自應照同姓親
族相毆卑幼犯尊長加一等之律問擬該省將劉虎
日照凡鬥依毆人成廢律擬以滿徒係屬錯悞劉虎
日應請交司將該犯改依折跌人肢體成廢滿徒律
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仍令專咨報部是否仍
候
鈞定

安徽司

安徽司咨分西城移報孫宅使女三妞帶傷自行抹傷身死一案查律載略賣弟妹及侄為奴婢者杖八十徒二年和賣者減一等買者知情與犯人同罪牙保各減一等又例載和誘略賣期親卑幼依律分別擬徒各等語此案李五商同胞侄李二將李二胞妹三妞賣與孫宅為婢馮六王二孫董氏知情說合言定身價京錢七十吊李五同李二出名寫立白契收用身價本年三月十八日三妞同伊老主母雷氏出

門探親回家遺失耳環一副雷氏令伊找尋無着至
二十一日雷氏用木板将三妞臂上責打並押令找
尋三妞旋於二十三日用菜刀自刎身死當經西城
指揮驗明寔係帶傷自刎身死並無別故填格録供
並據孫宅呈出李五等賣字詳城一併移送到部查
劉（雷）氏毆責三妞係依法責打並非責傷律得勿論惟
三妞賣字係載明胞叔李五胞兄李二出名即據李
二供稱因貧並出自三妞情愿而李五李二按依和
賣弟妹及姪為奴婢律應杖七十徒一年半孫宅係買

陳

主知情應與同罪雖據家人李順供稱係伊老主母雷氏作主而伊子現列京秩同住在京於伊母契買婢女豈得諉為不知即當時或未及知而事後豈未查問情由瞧看字樣既有罪坐夫男之例似難置之不問至馮六王二孫董氏知情媒合亦應減等擬徒

現奉

大人諭交館查核相應摘叙案由援引條例交館核辦可也

諭

謹查安徽司審辦西城移報孫宅使女三妞帶傷自抹身死一案該司以三妞賣字係載明胞叔李五胞兄李二出名價賣雖係自出三妞情愿律應與知情買主及牙保人等分别擬徒奉

交核 職等查律載設方畧而誘取良人為奴婢及畧賣良人與人為奴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和同相誘及兩相情愿賣良人為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畧賣子孫為奴婢者杖八十弟妹及侄者杖八十徒二年和賣者減畧賣一等被賣卑幼不坐給親完聚買

者知情與犯人同罪不知者不坐又例載和誘畧賣期親卑幼依律分別擬徒又契買婢女務照價買家人例民人將文契報明地方官鈐盖印信倘有情愿用白契價買者仍從其便各等語是賣良人子女與人為奴婢在凡人則分畧賣和誘兩相情愿三層被賣之人雖出情愿而凡人不應於中取利故律與和誘同科若父母親屬價賣子女卑幼出於兩相情愿必寔因生計維艱萬不得已其情可憫則于法當原律内只分畧賣和誘兩層其不言兩相情愿者明其不

與和誘同科也律內所稱和賣本承上文誘取之語而言是以誘賣期親卑幼擬徒例內特將誘字指出可見出於卑幼情愿並非尊長誘取者即不在照律科罪之列且律稱買者知情同坐不知者不坐知情者謂知其和誘略賣之情也若謂賣者但賣即坐則買者但買即知豈復有不知不坐者乎況例內既有契買婢女呈官鈐印白契價買仍從其便之文是價買非誘非略之婢女無違定例更可概見該司拘泥律文以為價買出於情愿之子女亦應將其尊長及

買主照律科罪係屬誤會職等謹就諸例參觀互證
是否有當仍候
鈞定後交司遵辦

查和同相誘及相賣良人為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
相誘者註云取在己也兩相情愿者言相賣也律文
以相誘在己相賣與人分兩層並非以和誘及兩相
情愿分為相賣中之兩項蓋相誘在己則為和誘相
賣與人則為和賣可以已誘而減其未賣之罪斷無

已賣而不從和誘之法至賣子孫條律內和賣二字正承上文相賣而言蓋雖兩相情愿故為和有一不願即非和也本律言和賣不言和誘例內更將誘字指出則誘取在己者亦坐罪較之律例意更嚴密矣且律意重在賣為奴婢蓋賣為妻妾子孫尚未至辱身賤行故律無明文至奴婢則身居下賤已在齊民不齒之儔在旗人受雇傭工且干銷除旗檔之禁綦觀鬥毆及婚姻各門奴婢之與平人良賤攸分判若霄壤斯在為父母者萬不得已而鬻賣子女尚可姑且

聽之若尊長之於卑幼本非其子女亦忍而為之辱沒卑幼玷及門閭即謂因貧不能養活而除賣為奴婢一法豈遂無可營生即謂出自卑幼情愿而尊長何以代為出名且收用其身價况出自卑幼情願者而不謂之和則必不情願者而後謂之和而略賣皆為和賣期親尊長之和賣卑幼者以其出自卑幼情願而不依律科罪則大功以下有犯此者準情酌理又將何以科之斷結一案即留成樣恐以後紛紛引用不特罪名出入攸關於風俗人心尤屬大有關係

中大

至例內白契價買婢女仍從其便之文是論買婢之身契非論所買之婢女蓋買物亦各有主畀幼之身非尊長所得有則總非尊長所得賣似不宜聽從其便現在李五同李二和賣胞侄女一案職等拘泥律文寔未敢率行定讞懇求

大堂另派熟練司員辦理期無錯悮而重刑章謹

稟

查律載凡設方略而誘取良人為奴婢及略賣良人

與人為奴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和同相誘取在
已及兩相情願賣良人為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若
略賣子孫為奴婢者杖八十弟妹及侄杖八十徒二
年和賣者減一等若窩主及買者知情並與犯人同
罪牙保各減一等不知者俱不坐各等語統析律意
蓋非為買人賣人之事立此科條特誅略誘和誘之
心情同賊盜故列入賊盜門中跡其欺罔牟利除凡
人不議外親屬中以服愈遠罪愈重分別治罪雖分
尊且親之祖父於其子孫相誘亦擬杖罪以其欺罔

牟利朋比行私迥非尋常鬻賣男幼毫無機械但圖苟活者可比且推嚴略誘和誘之情窩主買者並治以知情之罪罪其隱奸容惡不稍寬假也若夫在賣者既無挾制之勢又無誆騙之言在被誘者並無貪戀所欲之情規求非分之事此等不得已之兩相情願似難附入畧人畧賣人律中誠以略誘者有奸力可恃和誘者有奸心可誅若以奸心奸力俱無之兩相情願亦加以略誘和誘之刑則緣情立法律意未必如此不情夫例者理也理通則例合律載窩主買者

知情與犯人同罪特舉而示之曰情是明明指知其
略誘和誘之情非謂知尊長賣卑幼之事知以有其
事即為知其情則凡買家人奴婢者無不有罪律內
所載不知不坐之文竟成贅疣矣此案李五同李二
契賣胞侄女三妞訊係因貧鬻賣並無畧誘和誘情
弊議者擬欲以畧人畧賣人律條科罪是竟以毫無
機械但圖苟活之人科以陰謀詭計引誘誆騙之罪
似乎案律兩不相蒙至買主牙保人等在賣者本無
情弊則買者等即無情可知雖欲加之罪轉患無詞

也即必欲以辱殁畀幼玷及門閭大義責倫愚詆亦
所不辭然其跡可憫則於法當原此等案情在所不
少必曲為文致引用詈人詈責人律條則斷結一案
即留成樣此後紛紛援引不惟愚詆無所措其手足
且恐本律特誅欺罔牟利之心轉隱也所有李五等
契賣三妞一案應毋庸議 職臆見所及是否有當伏
候
鈞示

謹查安徽司承審西城移報孫宅使女三妞自抹身
死一案前經　職等繕有說帖呈
交司照辦旋據該司司員等自行兩議先後繕具說
帖二件奉
交館再核　職等查略人略賣人律內共分七節首節
言凡人設方畧而誘取及畧賣者次節言假以乞養
過房為名而轉賣者三節言和同相誘在已及相賣
於人者四節言畧賣和誘他人奴婢者五節六節言
畧賣和賣子孫親屬者末節以窩主買主牙保等總

承各節言之各節内言誘取言畧賣言和同相誘言
相賣言略誘言和誘字而參錯不齊多互文以見義
亦舉此以該彼律文簡嚴當就通身文義參看不得
拘於一字一句致以辭害意也詳繹律意畧與和不
同而其為誘則一其和畧賣子孫親屬一節雖未指
出誘字其寔接承上文誘字之義不言誘而誘在其
中所謂互文見義舉此該彼者也按之末節則其意
自見曰○賣者知情與同罪不知者不坐所謂知者知
其和誘畧誘也不知者不知其畧誘和誘也如但賣

其和誘畧誘也不知者不知其畧誘和誘也如但賣

即坐則但買即知又何不知不坐之有此義甚明顯
而易見如謂父母尊長和畧賣一條既無誘字雖不
誘亦當坐罪則此律内所稱平人畧賣相賣者即無
誘字在内乎且所稱畧誘和誘者即無賣字在内乎
是則以辭害意動輒牽掣者矣㕘觀誘賣期親條例
内特將誘字指出而契賣婢女呈官鈐印及白契紅
契所賣奴婢又各有明條若謂概不准賣則身契從
何而來又何以官爲印契總之賣人坐罪之律在凡
人則無非利己害人未有賣而不誘者故無不坐罪若

父母尊長則有誘與不誘之分如為圖利起見或略
或和哄誘其子孫親屬而賣之是骨肉自殘故繩之
以法如赤貧之民飢寒待斃困於計無復之於是鬻
賣以各全其生此等情形豈能目之以誘既不為誘
則不當治以誘賣之罪矣例內所稱契買奴婢者此
類是也是以契買奴婢之家比比而然而內外問刑
衙門辦理情節似此者亦從無照誘拐定擬之案該
司後具說帖一件較為平允似可照辦是否仍候
鈞定

戴

江西司奉

大人交核江西省題蔡廖氏因姦謀殺吳海華之母吳馮氏身死一案　職等查此案蔡廖氏因與吳海華通姦吳海華之母吳馮氏欲將吳海華帶回原籍該氏因不能續姦起意向吳海華商允將吳海華之母吳馮氏謀毒身死該省聲明聽從謀斃伊母罪應凌遲之吳海華已監斃仍戮其屍該氏因姦謀命例内止有子謀殺母旁人助逆加功擬以絞決其旁人起意謀殺釀成逆倫重案例無加重治罪專條將蔡廖

氏仍照謀殺律擬斬監候具題　職等查子孫謀殺祖
父母父母案內助逆加功之犯例內尚應照平人謀
殺加功從重擬以立決而旁人起意商同其子謀殺
父母之案較助逆加功之犯情節尤為可惡豈得反
照尋常謀殺定擬檢查道光二年甘肅省奏沓民業
格血起意圖詐商同加大將加大之祖父囊加謀斃
將業格血依謀殺律擬斬監候聲明該犯造意謀命
圖詐陷人逆倫重罪情節較重請
旨即行正法在案今蔡廖氏因姦謀命陷人逆倫重罪與

業格血之案情罪相等未便因例無明文致滋輕縱

應請交司聲明案情將蔡廖氏請

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是否仍候

欽定

奎壁堂

河南司奉

大人交核河南省題王平糾毆孫應舉致王起山施放鳥鎗打傷孫文身死一案職等查例載豫省南陽汝寧陳州光州四府州所屬遇有免徒結夥三人以上但有一人執持器械傷人之案除寔犯死罪外其餘不分首從寔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等語此案王平因社廟演戲與孫應舉在戲台下爭搭貨棚口角勸散後孫應舉邀同孫文等至王平門首辱罵而回王平被辱起意糾毆孫應舉洩忿即邀允王起山

等五人帮毆分携刀鎗鳥鎗齊至孫應舉庄前嚷罵
孫應舉聞知亦糾允孫文等五人分携刀鎗赶至抵
禦王平用刀向孫應舉撲砍被孫應舉用鐵鎗扎傷
食指王蘭用禾鎗扎傷孫廣見左手大指右肋脥王
霍子拾磚扎傷孫朱左眼胞右腌肷孫朱持刀回砍
王起山點放鳥鎗孫文赶攏攔奪被鎗子打傷額顱
等處並打傷孫朱心坎孫文傷重殞命王起山鳥鎗
殺人該省將該犯依例擬以斬候係屬照例辦理自
應照覆至案內鉄鎗傷人照兇器傷人擬軍之孫應

應照覆至案內鉄鎗傷人照兇器傷人擬軍之孫應

舉起意糾毆持刀行兇按原謀擬流之王平禾鎗傷人依刃傷人擬徒之王蘭該犯等俱係豫省陳州府屬執持器兇結夥行兇之犯例有治罪單遣專條該省何以置本條於不議反照尋常鬪毆兇器傷人及刃傷各條定擬且聽從王平糾往帮毆之王春王霍子王虵及帮同孫應舉抵禦之孫頓子孫廣見孫朱孫根立等亦未據審明按例治罪似應駁令訊明定擬以符定例而免兩歧是否仍候

鈞定

查例載豫省南陽汝寧陳州光州四府州所屬遇有
兇徒結夥三人以上但有一人執持器械傷人之案
除寔犯死罪外其餘不分首從寔發雲貴兩廣極邊
烟瘴充軍又道光六年調劑新疆遣犯案內將此等
原發烟瘴充軍者改為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各等語
此案孫應舉與王平因爭搭貨棚彼此糾毆該犯等
俱係豫省陳州府屬民人果寔係糾結夥党三人以
上持械逞兇傷人之犯則例有兇徒結夥治罪專條
乃該撫置本條於不議率以該犯等平日並非捻匪

照尋常鬬毆兇器傷人及刃傷餘人各條定擬殊屬
未協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將案內糾毆之孫應舉王
平及幫毆之王蘭等另行逐一審訊明確按例妥擬
咨部到日再議餘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

王平

芸[illegible]館

戴

河南司奉

大人交核河南省洛和立仝糾同和老岱王細毆傷降服胞兄和立和身死一案　職等查律載同姓服盡親屬相毆卑幼犯尊長加一等又嘉慶二十二年通行內開無服親屬共毆案內之餘犯嗣後如係卑幼犯尊長按傷罪加等輕於杖一百者仍照共毆餘人擬以滿杖外如按傷罪重於杖一百即各照毆傷本罪加等定擬各等語此案和老岱係已死和立和無服族弟聽糾共毆和立和身死該犯用鐵尺傷人按

傷罪重於杖一百係卑幼犯尊長應照凡人兇器傷人近邊軍罪上加一等發邊遠充軍該省仍照凡鬥擬以近邊充軍係屬疎漏應請交司更正該犯佚係在逃之王綱最後下手傷重並無證據仍令照例監候待質至和立全起意謀毆該犯係已死和立和出繼胞弟降服大功例應照降等服圖科罪該省將和立全依有服親屬同謀共毆致死按服制遞加於凡人原謀流罪上加三等發邊遠充軍係屬照例辦理應請照覆是否仍候

鈞定

江蘇司奉

大人交核江蘇省咨汎兵吳魁等聽從單德逼詐致
龔華富自盡一案　職等查此案汎兵吳魁等聽從已
故兵丁單德藉事逼致龔華富自縊身死該撫將吳
魁依蠹役詐贓斃命為從例擬流似屬允協其汎兵
葉維林地保秦大年既係聽糾索詐即屬為從按例
亦應擬流乃該撫因單德等將龔華富帶至酒店看
守之時該二犯先已走散量減擬徒殊不思該二犯
業已聽從詐贓被詐之人業已斃命何必其始終在

塲乃問為從之罪且該二犯先既偕往訛詐追單德等將龔華富拉走該二犯復又隨行何以中途忽然走散該二犯所供先已各散並非幫同私押之處亦難保非事後揑飾案情並未確鑿罪名更屬未協應請交司駁令該省將葉維林秦大年二犯另行確訊按例妥議是否仍候

欽定

湖廣司

查例載聚衆夥謀搶奪曾經犯姦婦女已成無論在途在室首犯改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為從幫搶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同謀未經同搶之犯杖一百徒三年又聚衆夥謀搶奪興販婦女已成者為首擬絞監候為從寔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地方充軍同謀未經同搶之犯杖一百流二千里又例載犯罪拒捕者於本罪上加二等各等語此案鄭常稔知夏氏係陳潮盼向喻金斗買休之婦起意搶賣邀允蕭輝

徂等同抵陳潮盼家將夏氏搶出拉走因夏氏臥地不行鄭常取夏氏手帶鐵鐲打傷夏氏左右肐膊等處並踢傷其右腰眼經官兵追及迯逸旋被拿獲該州因例無明文將鄭常等比照聚衆搶奪犯姦婦女例分別擬以軍流杖徒該撫以夏氏雖係買休之婦不過律應離異與犯姦不同搶奪興販婦女其中或有良婦或有曾經犯姦之婦或有買休之婦而為首之犯例均擬絞似可將各犯比照搶奪興販婦女已成例分別首從定擬惟罪名出入懸殊詳請咨部示覆

等因查婦女首重名節即肯甘心賣休有夫更嫁即與犯姦無異至興販婦女其中雖有良婦及曾經犯姦並買休之婦不等但夥搶犯姦婦女為首罪止擬軍夥搶興販婦女為首則應擬絞倘興販之中有犯姦之婦豈能因搶自興販者之手轉指其犯姦於不議而科以緦首之罪是搶奪興販婦女之中若有曾經犯姦及買休之婦到官時無難各按本條科罪檢查道光四年江蘇省咨李維周等夥衆強搶李貴買休之婦許氏已成一案該省因例無明文咨請部示

湖廣司

鄭常

經本部咨行該省比照搶奪犯姦婦女之例問擬此案鄭常等搶奪賣休之婦夏氏已成事同一例自應援照辦理惟鄭常將夏氏搶出後因夏氏不走將其毆踢致傷自應加拒捕罪問擬相應咨覆該撫速飭審擬報部可也

笙堤館

直隸司

查例載官司差人捕獲罪人有聚衆中途打奪毆差致死爲首者不論曾否下手擬斬立决爲從下手致命傷重致死者絞决帮毆有傷者不論他物金刃擬絞監候隨同拒捕未經毆人成傷之犯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其傷差未致死者首犯照律擬絞監候從犯照律坐罪又律載聚衆打奪因而傷差者絞監候爲從減一等各等語是聚衆奪犯以毆差傷差爲定罪之權衡茲據該護督咨稱開州逸盜季丙寅糾

衆奪犯殺傷兵役六死五傷并另傷平民二人一案
内有殺死兵役者有砍扎兵役傷而未死者其首犯
並動手殺人以及隨同拒捕未經傷人之犯自行照
上條分别問擬斬決絞決絞候充軍而隨同拒捕執
持兇器砍扎兵役成傷未死之犯既未便照幫毆致
死之條擬以絞候漫無區别亦未便與未經傷人之
犯同科軍罪致滋輕縱例内並無明文究因作何辦
理咨請部示等因查殺差案内幫毆有傷從犯例應
擬絞傷差案内拒毆有傷從犯律止擬流若傷差為

從之犯即係毆差案內在場隨同拒捕之犯未便與僅止傷差為從一律擬流轉致輕縱應即照毆差致死隨同拒捕未經毆人成傷之犯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相應咨覆該護督查照辦理可也

山東司

查律載弟毆胞兄死者不分首從皆斬又例載期親卑幼聽從尊長共毆期親尊長尊屬致死若主使之尊長亦係死者之期親卑幼律應不分首從各依本律問擬各等語此案已死孫振西因查知緦麻服弟孫振基之胞侄孫小閨女與胞弟孫振南之子孫小臈偷竊麻忻地内高粱穗子被獲欲控孫振基賠贓寢息孫振西因孫小閨女係在伊家傭工孫小臈係伊胞侄行竊為匪恐被連累欲行呈告并囑麻忻控

孫小老婆

究孫振基聞知以孫振西唆控傷殘親屬邀允堂叔孫廣財往阻慮恐孫振西不依起意糾毆洩忿糾允孫小老婆孫振南同子孫小膽孫小五并孫了等幫毆孫小閨女孫大安亦前往查看孫廣財將孫振西喚出斥其不應唆控孫振西不依混罵並用禾杈向毆孫小膽將孫振西抱住孫振南拾取木棒搪格落孫振西禾杈孫小膽將孫振西摔倒孫廣財先用柱棍毆傷孫振西左腿右脊膂孫振基等上前亂毆孫小老婆用木鍬柄毆傷孫振西右脚腕骨折孫振南

用木棒槌毆傷其右膝孫祥用木桿毆傷其右腳面
孫了腳踢傷其穀道其孫振西右額角等處各傷係
孫振基等所毆何人毆傷何處各犯未能供指孫小
閨女等均在場助勢嚷罵並未動手幫毆孫振西傷
重移時殞命該撫將孫小老婆孫振南分別擬以流
徒監候待質孫了孫小閨女等擬以徒杖等因咨部
本部查該撫所擬孫小老婆等各罪尚無出入惟孫
振南係已死孫振西期親胞弟該犯聽從孫振西緦
麻服弟孫振基共毆孫振西致死與聽從尊長共毆

以次尊長致死者不同自應仍照本律不分首從擬斬該撫以孫振南僅用木棒槌毆傷胞兄右膝並非重傷將該犯依弟毆傷兄律擬徒係屬錯悞案關胞弟聽糾毆死期親尊長罪名生死出入懸殊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委員覆訊另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可也

山東司

查例載竊盜未經得財逃走被事主追逐拒捕因而殺人者首犯擬斬監候其傷人未死如刃傷者首犯擬絞監候又竊盜被追拒捕刃傷事主如寔係被事主扭獲情急圖脫用刀自割髮辮襟帶以致誤傷事主者於死罪上酌減一等例應絞候者減為寔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各等語此案張松於正月十二日復赴事主鄭立存家行竊尚未得財被鄭立存遇獲揪住髮辮該犯用刀自割髮辮圖脫以致劃傷鄭

立存手指等處延至二月十六日抽風身死該縣請援照卑幼毆傷緦麻尊長餘限內身死之例仍擬死罪奏請減軍該司以援例奏請寔未允協定案時止宜仍擬本例科罪秋審衡情原其圖脱誤傷酌入緩決應否如此辦理並餘限外因傷因風身死又應作何稍示區別之處咨部示覆等因查向來辦理罪人拒捕及期功服制之案並不論正餘限外及因風身死俱應擬抵惟毆死緦麻尊長餘限內外身死有奏請減等之例原以緦麻在服制為最輕秋審時列於

常犯並不歸入服制冊內故不與期功並重其各項罪人拒捕及期功卑幼殺傷尊長之案無論正餘限外及因風身死如果因本傷殞命不得照尋常鬬毆之案一律保辜使犯尊逞兇之犯倖邀寬減致滋輕縱此案賊犯張松割辮圖脫刃傷事主致死自應仍依竊盜拒捕殺人本例問擬至分別定緩之處亦應俟秋審時由該撫酌定本部覆核具題不得於定案時預為指明致違定例所有該撫咨請應否酌入緩決及餘限外因傷因風身死作何稍示區別之處應

毋庸議再原咨內稱張松於正月十二日刃傷事主至二十六日抽風身死係在正限外餘限內顯係遺漏二月月字本部業已更正敘明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戴

湖廣司奉

大人交核湖南省題向志蘭毆跌向子華溺斃并商同向魯氏謀溺向子羔身死一案　職等查律載尊長毆緦麻卑幼至死者絞監候不言故殺者亦止於絞又尊長謀殺卑幼已殺者依故殺法又毆殺夫之兄弟子杖一百流三千里故殺者絞監候又例載尊長謀殺卑幼為從加功之尊長各按服制依為首之罪減一等又殺死功服緦麻卑幼一家非死罪二命者俱問擬絞決又名例律載二罪俱發各等者從一科

斷各等語此案向志蘭因緦麻服姪向子華等將其
父棺盜葬伊祖墳地内該犯令其起遷不允爭毆將
向子華毆跌落河淹斃復因向子華之弟向子羔混
罵稱欲將該犯等殺害該犯起意商同向子羔等期
親孀母向魯氏將其謀溺斃命雖死係同胞弟兄一
家二命惟係一謀一鬪與致斃緦麻卑幼一家二命
俱係謀故有心殺死例應絞決者不同該犯毆死緦
麻服姪及故殺緦麻服姪罪各相等應從一科斷該
省將向志蘭依謀殺緦麻卑幼已殺者依故殺法故

殺卑幼者絞律擬絞監候聽從加功之向魯氏按服制減等擬流均屬照例辦理應請照覆是否仍候

欽定

向志蘭

戴

大人交核湖北省咨流犯李亞勝巡更捕殺不知姓
名賊犯身死一案 職等查律載罪人不拒捕而擅殺
以鬥殺論又鬥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
監候又例載事主因賊犯黑夜偷竊登時追捕毆打
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若賊犯已被毆跌倒地及已
就拘獲輒復疊毆致斃或事後毆打至死者均照擅
殺罪人律擬絞監候各等語是殺死竊賊分別是否
登時問擬徒絞之例係專指事主追捕者而言誠以

事主被竊事在切已登時捕毆而死故寬其擅殺之
罪若在官人役及別項應捕之人雖有應捕之責有犯
殺傷不得概與事主同論致滋輕縱此案李亞勝籍
隸廣東因聽從李亞茂持械搶奪案內擬流發配枝
江縣轉發江口巡檢衙門經該巡檢將李亞勝同軍
犯鍾烏鬃均派充更夫巡查盜賊三更時李亞勝與
鍾烏鬃巡至王傳相屋後見有兩賊空洞行竊當即
喊拿賊人分路逃逸李亞勝拾獲賊遺尖刀與鍾烏
鬃分路追赶李亞勝追及一賊扭住賊人轉身揪住

李亞勝髮辮揪按毆打李亞勝情急用刀向戳致傷
賊人左胯透過左腿倒地身死等因查李亞勝係在
配流犯經該巡檢派充更夫巡查盜賊固有應捕之
責究與受雇與事主家傭工有犯即照事主者有別
該犯因見無名賊人穵洞行窃追捕將其毆斃自應
照應捕人擅殺罪人律問擬乃該省將李亞勝比照事
主登時追捕毆打至死例擬徒折責拘役殊屬錯誤
罪關生死出入應請交司駁令該省另行按律妥擬
是否仍候

欽定

[illegible][illegible]館

直隸司

查例載兇徒挾讐放火及寔在兇惡棍徒無故生事行兇擾害並強姦未成各罪人被害之人及本婦有服親屬登時忿激致死者均杖一百徒三年如殺非登時仍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又本夫及有服親屬殺姦之案如姦所獲姦忿激即時毆斃者以登時論若非姦所而捕毆致斃及雖在姦所而非即時毆斃或捆毆致斃者俱依非登時論各等語是殺死放火及行兇擾害並強姦未成罪人分別擬以徒絞緦

幺 是否登時為斷登時致斃者毆有忿激事在倉卒故寬其擅殺之罪若捆毆致斃是罪人業已就縛自不得以登時論檢查道光六年間直隸省以殺死放火及行兇擾害並強姦未成罪人例內僅載登時擬徒非登時擬絞並無事在倉卒頃刻毆打致死及倒地疊毆已就拘執作何治罪明文咨請部示經本部以毆死放火兇徒三項罪人不論已被毆跌輾復疊毆致斃但事在倉卒即為登時良以放火兇徒棍徒擾害及強姦未成罪人一則欺虐良善一則污人名

節均屬恨深切膚非若被竊之僅止失財者可比故
毆殺三項罪人即倒地毆打致斃亦不科以繯首之
罪未便與毆死竊賊之例並論等因洛覆在案今據該
該護督咨稱殺死放火及行兇擾害罪人其事在當
時或已捆縛就拘肆行疊毆或數人擲按一人獨毆
以及一按一毆而又忿激致斃者是否亦依登時擬
徒抑應以非登時擬絞未經議及援引仍恐兩岐現
有豐潤縣金四即紫恩因尹國有謝喜兒挾讐放火
時捕獲於捆縛後主使周幗柱等將謝喜兒擲入火

内燒斃一案核其情節係事在當時已就拘執捆縛致斃應否與倒地叠毆者同照登時擬徒抑或以捆縛致斃與夫數人撳按一人獨毆以及一按一毆而又忿激致斃者概照非登時擬絞之處前議尚未明備引擬恐致失當咨請部示等因查姦所捉姦捆毆致斃例應以非登時論此等放火等項罪人捕獲捆縛而殺並非倉卒自亦不得以登時論至獨毆按毆情形不一總以是否登時分別定罪勢不能將人數多寡如何捕毆於例内一一載明轉致牽混所有該

旨
交

護督聲稱數人揪摟一人獨毆以及一摟一毆而又
忿激致斃前議尚未明備如何辦理之處應毋庸議
除金四等殺死放火之尹幗有等一案業經奉
本部審辦應由本部審明照例治罪外相應咨覆該
護督可也

